

聖典

聖典卷之十六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㮮纂輯

先儉

丙午四月己未

上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凋瘵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奈何劉基對曰今用師之日必資財用出民所供未可紓也

上曰我謂紓民之力在均節財用必也制其常賦乎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

制惟掊斂以朘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袪末則國計可以恒舒基對曰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十二月己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

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爲雕琢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斵可謂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窮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

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從卒不可遏亂由是起
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常謂珠玉非寶節
儉是寶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
下之力也

吳元年九月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
上日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侈爾不
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
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
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洪武元年七月

上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己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為一己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八月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

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啟

華靡之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也

三年正月甲午

上持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鎔得之又出雜紵絲小片縫成如毯者曰此製衣服所遺用緝爲被猶勝棄遺也

四年十一月庚申時將士居京衛閒暇有以酣飲費貲者

上聞召諭之曰勤儉爲治身之本奢侈爲喪家之源近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

之資供無厭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且男不知
耕女不知織而飲食衣服必欲奢靡夫習奢不已
入儉良難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爲出裁省妄
費寧使有餘毋令不足

五年十二月庚子内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
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七年六月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儀奏云

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

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乃務為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濟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務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上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八年九月辛酉詔改建太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

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游觀之樂朕决不為之其飭所司如朕之志

九年五月

上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故奇技淫巧遊幸畋獵皆役心損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庸主攸以卑宮陋室聖主攸與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

庚申帝驕淫奢侈飯梁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逸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為明鑒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六月丙寅命中書省臣惟作親王宮得飾朱紅青綠餘居屋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青綠亦若無過度者

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

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也

是月癸巳工部尚書趙俊奏飾

東宮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緑令民採辦

上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俊曰庫藏所貯恐不

足用且令其採納以價值給之亦不傷民

上曰青緑產於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販鬻而

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值不知有司急於取辦未

免過於督責而吏卒黨縁肆貪所得之直不償所

費況貨殖之人乘時射利高價以售民受驅迫者

急於應辦轉爲借貸其弊百端爲害滋甚豈可以

粉飾之故而重擾民

十年十一月乙亥朔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

主好嗜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高侈靡

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

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

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寧

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爲之

未嘗過度宮壼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節儉者富貴所難

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𨾊誠宜爲萬世子孫之法

上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措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懐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十六年七月庚戌

上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於勤儉其敗亡未有不由於奢侈前代得失可謂明鑑後世昏庸之主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於危亡此深可慨歎大抵處心清靜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矣朕每念至此未嘗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節儉以訓天下侍臣皆頓首曰

陛下戒慎如此使後世而不替長久之福也

八月辛巳

孝慈皇后小祥先是禮部臣奏令天下諸司致祭

上曰此固禮也但儀物百費皆出於民道里往來亦

甚勞頓已

皇后在將崩問朕曰天下之民安乎朕曰爾問甚善

然事不在爾后曰

陛下爲天下父妾忝爲天下母天下之民其得所

安與否豈可不知今言猶在耳而欲以下諸司費天

下民財甚非后心也其止之

十八年九月

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計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耕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家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十一月甲子

上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之休戚繫焉自昔昏王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二十年十月壬寅工部奏營造西宮殿宇所用銀硃水銀等物宜下湖廣買之

上曰西宮制甚質朴絲繪之物但計官庫見有存者用之無事過飾

三十年十一月丙辰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製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絲縑緝麻縷積寸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得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邈無聞知一衣製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

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
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體仁
乙未正月
上至和州釋諸將所擄婦女初諸將破城暴横多殺
人城中人民夫婦不相保
上偶出見一小兒立門外問曰爾何爲兒曰俟我父
曰爾父安在曰在官養馬問其母曰亦在官中與父
不敢相顧但以兄妹相呼我不敢入故竊伺之

上爲之惻然即召諸將謂曰比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當悉還之明日聚城中男子及所掠婦女於州治前至則令婦女居内男子列門外兩旁縱婦女相繼出令之曰果夫婦相認而去非夫婦無妄識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人民大悅

丙申三月

上克集慶入城悉召官吏人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

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居官者愼毋暴横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

甲辰二月

上率諸將圍武昌陳理肉袒率其太尉張定邊等出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

上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懼也命宣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三月丙寅封爲歸德侯

乙巳正月

上聞常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

丙午五月壬午朔

上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無怨嗟怨嗟之起足以傷和氣爾中書省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之各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息庶幾斯民不致失所

吳元年八月大將軍徐達破姑蘇城執張士誠送

上欲全其生竟自經死賜棺以塟之二子皆列墩將破其妻劉氏以白金遺乳媪令負之而逃不知所終
上亦不究
十一月壬辰方國珍封府庫籍民數率其子翁將校降
上察其辭氣誠慤無他賜特厚遇之每賜宴皆廁功臣列坐未幾授廣西行省左丞俾奏朝請後寢疾
上數遣中使賜問官其二子禮廣洋衛指揮僉事完

虎賁衛千戶所鎮撫

洪武元年八月甲午遣內官往放元宮人且諭之曰元主昏淫不恤國政以至於亡其宮人皆良家子幽閉深宮誠有可愍爾至即放遣適人勿使失所

二年十二月壬午先是高麗國王王顓有姪女遇亂陷沒于軍使者入朝言其故

上令中使訪得之至是賜以衣資廩餼令其使者護歸本國

三年二月壬戌

上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惻然嘆曰禽鳥猶勞若是況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群臣親老者許歸養時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與辭

上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皆令其還遂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與有無窮之痛與歸母子相見其樂

宜何如待臣對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惸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八月乙酉

上諭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鬪民不得其死者衆委中原草莽遺骸遍野朕聞之測然于心宜遣人

衝冦水陸悉收瘞之中書省臣進曰
陛下仁及朽骨聖王之善政也
上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者上得其道下無
夭閼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死亾
者衆朕衿
天命爲億兆主顧茲失所者豈忍使之暴露哉
十二月命祭無祀鬼神先是
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舉其禮
至是始用禮官議于京都築壇于玄武湖中天下

府州縣則皆設壇于城北其各里內又立祭壇歲
以三月清明七月望及十月朔日長吏率僚佐俟
聽將致祭
五年正月乙丑歸德侯陳禮歸義侯明昇居常鬱
鬱不樂頗出怨言
上聞之日此童儒輩言語小過不足聞但恐爲小人
蠱惑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釁隙無自生可
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答
[illegible][illegible]送而往仍賜高麗國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

俾善待之

七年八月丁巳

上念京畿民庶之中鰥寡孤獨廢疾無依者多舊養濟院隘不足容命於龍江擇閒曠之地構至二百六十間以處之

九年五月壬戌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櫬櫝

上諭之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築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鉅況乘危負重工匠甚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憫朕心爾工部可各

給櫝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蠲其家徭
役三年復爲文遣官郎龍光山祭之
十年二月辛酉
上勅兵部臣曰天下衛所軍士皆四方之人鄉里既
遠貧乏者多月給廩粟僅足自給其有死亡棺斂
之費不能舉者必多使其死無所歸或至暴露甚
非憫下之道也朕聞文王埋朽骨天下歸仁況吾
之壯士嘗宣力効勞豈可使之失所乎自今凡軍
士死亡家貧不能舉者官爲給棺葬之所司其以

令

十二年二月乙巳諭中書省臣曰今春雨雪經旬不止嚴凝之氣切骨朕思昔在寒微當此之際衣單食薄艱苦特甚今居九重擁裘衣帛尚且覺寒若是其天下孤老衣不蔽體食不充腹者有之爾中書令天下有司俱以鈔給之助其薪炭之用

十五年正月

上諭工部臣曰曩以邊境未寧兵甲未弛故集天下工匠隸事京師其中有以疾病致死者不葬深可

憫也爾工部即遣人收其遺骸函送其家各以鈔七錠給其妻子瘞之著爲令

十七年四月庚寅

上諭兵部臣曰曩以雲南諸蠻憑恃險阻𢧐遊數擾我疆場納我逋逃邊鄙之民荐罹其害遂命將出師討其不臣今西南諸夷悉已平定凡從征將士已各加封賞酬其勳勞獨念死者永遺鄉土不得收瘞誠可哀憫爾兵部即移文有司凡征南將士有死者悉爲收其遺骸具棺瘞之

六月辛巳令民間立義塚

上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狃於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爲義塚俾之葬埋或有宦游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之

十八年三月

上謂禮部郎中金雍曰養生送死人子之至情今內

外文武群臣有親歿官所路遠不能歸葬者其令
有司以舟車資送還鄉著爲令
二十五年四月懷遠縣人王出家兒年七十餘二
子俱爲卒從征以死一孫甫八歲有司復追逮補
伍出家兒訴其事于朝
上惻然謂群臣曰軍士追補之例年幼者勿許何有
司遽令如是耶况此人年老二子皆死征戍惟一
幼孫且復役之彼何所托遂命除其役賜鈔二十
錠令其還鄉

敎信

巳亥三月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爲質

上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質子此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質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當如靑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

洪武四年正月庚寅

上謂侍臣曰推誠心以待人路人可使如骨肉以嫌猜而御物骨肉終變爲仇讎朕遇前元親族如高昌岐王等皆授以顯職仍令帶刀侍衛一無所疑朕待之如此彼豈肯相負哉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實古帝王一視同仁之心也

六年十一月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今歲本處旱朝廷已免民租候秋種足收民有願入賦者請徵之

上謂侍臣曰此人蓋欲剝下益上以覬恩寵所謂聚

歛之臣此眞是矣民旣遇旱後雖有收僅足給食
况朝廷旣已免其租豈可復徵之昔孔子論治國
寧去食不可無信若復徵之豈不失信乎夫違理
而得財義者所耻厲民以從欲仁者不爲遂不聽
九年三月乙卯朔
上謂群臣曰智力雖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
朕毎憶斯言覺夕不寐靜觀往事無不皆然朕當
取天下之初論智不如張士誠之狡論力不如陳
友諒之衆而朕一以誠心待物未嘗以詐力加人

然二人卒為吾所擒者要之智力有窮惟至誠人自不能違耳群臣頓首稱善

十一年十月山西邊將遣人送所獲故元平章完者不花至京完者不花故元丞相驢兒部屬也

上遣使歸之於驢兒且以璽書諭之曰十一年六月至九月三遣使北行兩為弔祭一為致禮於卿既而使者俱不返存亡不可知乃者邊將以卿部屬平章完者不花送京師朕怒邊將以為方遣使通好乃執其平章豈不失信於卿今特遣內臣送之

抵丞相營宥之罪之放逐之鄉自為區處

聖典卷之十六終

聖典卷之十七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㮮編輯

表忠

乙未六月克太平路執其萬戶納哈出太平路總管靳義出東門赴水而死

上聞之曰義士也具棺斂葬之

庚子閏五月癸酉陳友諒犯太平行樞密院院判花雲據之友諒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上城中乏食雲士馬俱憊遂陷賊縛雲雲怒奮

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臧爾斬爾爲膾也遂
奮躍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復罵曰
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射殺之事聞
上甚悼之後追封爲東丘郡侯立祠于太平命有司
歲時祭之
是月陳友諒犯太平
上命張得勝總水陸大軍擊之友諒敗走
上復遣得勝與徐達馮勝等追之至采石大戰得勝
死於陣事聞

上痛惜不已贈都督追封蔡國公後贈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
爵如故謚忠毅
壬寅二月癸未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李福叛
叅政胡大海死之初大海下嚴州震等自桐廬來
降大海喜其驍勇留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
謀亂大海遂遇害
上聞而悼之親爲文以祭且命有司塑像配享晉卞
壼廟歲甲辰特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

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後又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謚武莊封勳如故

是月丁亥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等作亂院叛耿再成死之事聞

上嗟嘆不已立廟以祀後復以衣冠改葵于金陵聚寶山追封高陽郡公擢其子天璧爲官後又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僉大都督府事加封泗國公謚武莊

四月癸亥祝宗康叛攻陷洪都府知府葉琛死之

上聞痛悼遣使至其家祭之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復其家塑像於院叛耿再成之祠令有司歲祀之後陳友諒滅配享洪都功臣廟

癸卯六月洪都被圍旣久都督朱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之越石湖口夜行晝止至是凡半月始得達見

上且言其故
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勝而戰鬬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
上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後特封子明爲忠節侯配享洪都功臣廟

甲辰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祀韓成等三十六人
上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
臣烈士以身狥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
諒戰于鄱陽湖將臣効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
不報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爾中書
其議行之
丙午七月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卒于蘇州初永
安以舟師攻張士誠兵于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

繼爲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甲辰
冬十月
上念永安陷於强敵守義不辱遥授爲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江淮等處行中書省
平章政事封楚國公至是卒訃聞
上哭之慟親爲文祭之後贈同知大都督府事勲爵
如故謚武閔
吳元年十月辛亥
上勑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殁而名

有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
然當南北之衝援絶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
若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
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
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洪武初孫炎從
上征伐以功爲處州總制初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
賊營桀黠之徒不奉約束炎措置有方境內皆服
旣而李祐之叛炎被執幽空室中賊卒環守之脅

炎降炎不屈賊以炙鴈斗酒餽炎炎不受大罵曰
今日乃爲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爲王爾反賊死
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紫綬乃
王賜我者當服以死遂遇害
上追封丹陽縣男塑像祠之
四年閏三月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上謂中書省臣曰朕渡江以來元之守臣如御史大
夫福壽伏義守職保障其民以身徇國雖無用全
外援而能臨難不避可謂忠臣矣宜立祠令有

歲時致祭
九年六月戊申遣使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師鼎行次中途西戎朶兒只班使人要刼之不屈而死
上聞而悼惜之遣使瘞之于黄羊川立祠致祭仍以所食禄米給其家
十二月遣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于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戰騎

走闗中入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
滸亡去至是陜西又捕得之械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
上覽奏而嘉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
問其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
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其出塞
三十年三月古州上婆洞蠻林寬自號小師聚衆
作亂攻龍里守禦千戶所千戶吳得鎮撫井孚議
城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揮使司堅守以待

援至賊縱火燒四門攻城益急得月我等爲國守
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即上馬
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敗死之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兩全者古人所難今奐得
丼平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
得爲指揮僉事平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
鈔帛恤其家
十月建歷代忠臣廟成先是漢秣陵尉蔣忠烈侯
晉成陽卞忠貞公南唐劉忠肅王宋濟陽曹武惠

王等皆歷代崇祀及元衛忠肅公福壽等亦嘗立
祠以祭
上以其湮處閭巷祠宇卑陋弗稱神居詔徙建于雞
鳴山之陽至是廟成命應天府每歲以四孟月及
歲除祭功臣日致祭歲以為常
褒孝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年老
當杖請以身代
上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

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
於至情朕爲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
十一月戊午杭州民有獲罪律當謫戍其子爲磨
勘司吏因請以身代
上曰此美事也姑屈法以申父子之恩俾爲世勸遂
令釋之
是月旌表登封縣孝子王中之門中家業農夫嘗
知書而性至孝母歿廬墓三年身被衰麻日食飦
粥旦夕哭奠未嘗櫛髮易衣墓側無水浚井四丈

餘不得泉中環井再拜籲天泉水湧出鄉里以爲
孝感事聞旌表
十六年十二月鷹揚衛軍婦失火燔軍士廬舍所
司坐當答婦年六十餘其子請代受刑
上曰子孝其母而母非故犯宥之
十八年二月丙辰旌表孟縣孝子李德之門德少
失父事母以孝聞元末避兵新安時兵饑掠人以
食母謂德曰汝弟竄去免爲人所得勿以我故累
汝也德涕泣誓同生死負母逃難備經險阻洪武

初河南既年德奉母歸盡力農畝孝養篤志鄉里
稱爲至是事聞
詔旌表之
二十四年十月巳未旌表保定人顧仲禮孝行仲
禮幼孤事母至孝嘗遇歲凶負母流移他郡供養
甚至七年始歸遇蝗起仲禮行田間泣曰蝗食苗
且盡吾何以爲養俄有疾風吹蝗去苗不得傷母
卒仲禮年六十廬墓側三年悲慟如一日事聞
詔旌表之

二十五年正月甲辰天策衛卒吳英父得罪繫獄

英詣闕陳情願沒入為官奴以贖父罪

上諭英曰汝之情固可矜但汝平時何不勸諫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貸然念汝愛父之至特屈法宥之汝自今凡遇父不善當即諫止若不聽必再三言之使不陷於非義斯為孝也又顧謂侍臣曰此卒非知書者能如此亦可謂難矣故特屈法以宥其父將以勵天下之為人子者

二十七年七月甲寅旌表孝子李得成得成[illegible]州

洣水縣人其母早亡得成念劬勞之恩乃携土肖

像日奠飲食奉之如生一夕夢母墮寒氷間挽之

不能得旣寤與妻王氏徒跣行三百里至昌平墓

所卧氷七日時天大雪氷為融釋鄉里稱之會朝

廷徵孝廉有司以得成應詔擢光祿寺署丞遷太

常寺贊禮郎尋陞尚寶司丞至是復旌其門曰孝

行

洪武中徐州民權謹十歲喪父哀毀幾絶及長以

薦知樂安縣進光祿寺署丞迎母就養母疾籲天

求以身代母卒負土成墳廬墓三年哭泣不輟事

聞

上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解不允以風天下之爲人子

者仍旌其門曰孝行云

旌節

洪武十一年四月旌表延安府洛州縣民張敏道

妻趙氏之門曰貞烈初敏道遘疾將終趙氏年二

十一以死自誓敏道卒趙氏日夜號哭亦自經死

事聞

上曰夫婦人之大倫三綱五常風化所繫有能志不二天與夫同死可謂難矣今趙氏生則同室死則同穴較之刵目劓鼻誓死不嫁誠爲過之宜在褒嘉以敦民俗其令有司旌其門仍蠲其家雜役

十五年四月詔旌高氏五節婦高希鳳妻劉氏者固始人也元至正末希鳳避地遼東爲亂軍所掠拒而不伏軍怒斷其腕而死劉亦被虜行十餘里罵不絶口亂軍亦害希鳳仲弟藥師奴妻李氏早寡因亂徙居高麗明興乃携子㷇來歸時大軍克

不再適季弟伯顏不花爲納谷出所戕其妻郭氏自縊于馬櫪從子高塔失丁爲父讐構陷物故妻金氏與姑那氏俱雉經而死至是

上聞乃並旌之

六月旌表真定孝婦劉氏之門劉氏新樂縣人韓太初妻太初故元府爲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甚謹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至臨州復病亦如之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給食養姑尤謹[illegible]

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時盛暑劉氏晝夜侍姑側驅
蚊蠅姑體腐蛆生席間又爲嚙蛆蛆不復生及姑
病篤醫劉氏指與之訣劉氏號呼神明刲股肉和
粥以進姑復延越月而卒劉氏殯舍側圃中欲還
合葬于舅墓哀號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鈔二十錠官爲送其姑喪
歸葬旌表其門復免其家徭役
二十三年二月湖廣沅陵縣主簿張傑有罪罰輸
作自陳母賀氏當元季亂離守節教子期於有成

今年且老而臣以罪戾不得奉養願乞自新庶全
子職通政使司以聞
上憐而宥之曰婦人當亂世能守節教子可以勵俗
命禮部榜示天下仍加僎祿秩俾終養其母
是年嚴庸妻袁氏事舅姑孝姑疾侍湯藥不懈甚
爲鄉隣所稱庸時爲儒學生一日歸省途中值水
溺死袁時年十八亟趨夫溺處尋屍不見因大哭
曰夫死無子我獨生何爲即投水死兩月餘水退
漁人於沙際見二屍同處皆以爲節義所感事聞

旌其門曰貞烈

聖典卷之十七終

聖典卷之十八

周府宗正領宗學事 臣 睦㮮編輯

獎廉

洪武初陵漢爲監察御史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塗邀漢飲厚報以金漢告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而金不可受時有廉得其事以聞

上嘉之陞漢爲右副都御史

三年六月嵩縣典史劉郁任滿入覲

上見其衣服垢弊因謂省臣曰有司以衣食故侵漁
民者多矣嵩縣典史貧窶若此非居官能廉者乎
省臣因言郁居官廉謹狀命以布帛賜之
十九年秋七月乙卯朔蘇州府吏錢英姦宄不法
知府王觀等廉得其狀鞫死之以聞
上遣使諭之曰朕聞居官涖政設施不一然非威無
以治下非恩無以得衆惟中正之士秉公平之心
勵廉潔之操臨民治政恩威兼行吏胥徒卒焉敢
侮慢朕嘗戒勅諸司鮮能如命惟爾觀及同知曾

恒經歷王府能秉公心行正道將姦吏錮禁之方得矣政令必行姦邪斯遠境內肅清民安有日矣今特遣行人齎勅并醴以勞爾其益勵厥志用成嘉績

二十年徽耆宿張鵬飛至京師授戶部郎中鵬飛一日入朝特有同里商餽鴨卵者強其家人受之鵬飛怒詣朝自劾

上笑曰張郎中何乃至此賜鈔二十貫以旌其廉

二十一年

上命國子生王彰往山東平糴以益軍儲時同行者
受賄慢事彰數譲之不從竟坐敗彰遂以此知名
上聞之擢爲吏科源士踰年華源士改給事中陞都
給事中再陞刑部員外郎執法嚴明人不敢干以
私官至左都御史
二十五年閏十二月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
鞫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顆卒持至靖前僚屬方
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以僞物悔人命摧碎
之因以上聞

上嘉嘆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奇物必以獻從
求容悅而靖不然所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
珠於身苟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是以一珠而起
大獄靖有陰德於人二善也若門卒得是珠因而
嘉奬之由是快意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靖能杜
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而應變難今千金
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遽斥以爲僞物而碎之
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
二十六年九月丁巳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巡按

至孟津有司欽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
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
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
慎銓
甲辰三月戊辰
上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上覽畢因諭及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
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

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衍糾
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
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君爾忘身
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

十一月辛酉

上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為急中書百司綱
領總率群屬須採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
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把而為
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庚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

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
上曰莫耶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必鈌騏驥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車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吳元年十二月戊辰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已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為之長但欲私其族類

覊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國圖治之心也甲元姦
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
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爲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
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爲戒選官
之際慎擇其人而用之勿狥其弊也
洪武元年八月丙子
上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才而授職譬如良工
之於木小大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
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

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驊騮之材能歷險致遠若使
攫兎不如韓盧鉛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
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
然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三月三日壬寅遷兵部尚書滕德爲戶部尚書以
黃州府知府尋适爲戶部左侍郎
上諭之曰六部總領諸司實爲要職而戶部出納天
下錢穀尤爲繁重必得勤敏廉知之士以任之朕
屢加遴選實難其人卿等才望爲時所推故特授

以是職宜各盡心所事

四年四月辛卯

上謂中書省臣曰或言刑名錢穀之任宜得長於吏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獪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以來興禮樂定制度光輔國家成至治之美皆本於儒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可比也然命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豈選之之際不得實材歟朕每遇事無不究心近調兵北征沙漠西取川蜀兵未出門連夜不寢

身雖不徃而心則徃矣惟恐委任非當或規畫未善不能了事卿等爲朕股肱於銓材授任亦當夙夜究心茍非其材勿輕選任

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逃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盖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别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八年十月

上御奉天門與侍臣論及用人之道

上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因其短而并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才其長於一藝者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其廉讓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謀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斷也可以知其勇若唯見其人之小節未覩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

之嘆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十一年三月丁亥

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為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文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為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才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十三年十二月吏部奏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

六十餘人

上命各授以官因諭之曰人之才能少得全備如寬厚慈詳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才國家雖有褒德錄賢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以圖治也爾其審之於是授職各有差

十五年九月戊申吏部以徵至天下儒士選其經明行脩者列其等第上聞

上曰賢才固不乏也今賢人君子出爲時用大小器

使當隨其能毋使有其才不盡用也

二十四年七月甲寅

上與群臣論治道諭之曰構大廈者必資於衆工治天下者必賴於群才然人之才有長短亦猶工師之藝有能否善攻木者不能攻石善斲輪者不能爲弁若任人之際量能授官則無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肱耳目宜爲朕廣求賢才以充任使毋求備于一人可也

三十一年三月己酉

上諭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材任使則天下無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才德俱優者上也才德不及者其次也才有餘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此不足論矣若逐勢變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覈績

洪武十一年正月徵天下布政司官及各府知府來朝

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賢否明以防壅蔽

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
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
治否則瘝官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
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
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爲賢才天下何
憂不治廷臣對曰
聖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堯舜詢事考言之道
三月丁丑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上諭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

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十五年十一月辛亥

上諭都御史趙仁曰近以秀才爲試僉事按治各府州縣此皆初仕之人朕將觀其才能宜令各按察司訪其所行之事歲終類奏以憑黜陟

十六年八月甲戌

上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於牧民者之
賢否咨詢得失激濁揚清則係乎風憲之職近來
人情狃於故常政事安於苟且上下相蒙彼此無
譏乃至闔郡違歲不聞有所激勸或者乃曰吏稱
民安豈知善惡貴於旌別舉措在於得宜今有司
受牧民之寄者豈能舉職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
史及按察司官巡歷郡縣凡官吏之賢否政事之
得失風俗之美惡軍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循私
背公矯直沽名妄興大獄苛察瑣細遺姦不檢亂

善不舉皆爲失職卿等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十七年七月丙午

上諭吏部臣曰近郡縣薦舉多冒濫諸司考課殿最亦多失實其申諭之凡賢才必由鄉舉里選擇其德行著稱衆論所推者貢之考覈官員稱職與否務從至公歲終來朝具實以聞違者罪之

是月壬子吏部奏考滿官二員績最當遷

上曰任官之法考課爲重唐虞成周之時所以野無遺賢庶績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職賢否混

淆無所懲勸則何以爲治故鑑物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衡爾等考覈務存至公分別臧否必循名責實其政績有異者即超擢之庶幾賢者在位而人有所勸矣

是月命吏部以天下朝覲官所舉屬官之廉能及儒士人才之堪用者簿録舉主姓名候任滿考其當否併爲黜陟

十月壬辰

上命吏部凡徵儒士至京宜訪其縣官政事得失賢

俗美惡以陞黜之亦治道之一助也然人之好惡不齊偏聽生姦又不可不察於是吏部尚書余熂言善政美俗者佐貳官宜陞之正官留候除官代之而後行

上曰善者即陞一等否者待朝覲之日黜之或能遷善改過亦不黜也陞者黜者皆令本官知之以示勸戒

二十七年二月辛巳吏部奏北平等布政使司山東等按察司考覈所屬有司官不勝任者四十餘

人宜行黜降
上曰考覈行則善惡明黜陟公則賢者得以展其才不肖者不得以曠其職宜即除官代還毋令廢事
久任
洪武初以史誠祖爲汶上縣知縣誠祖守巳公廉勤於撫字興學校勵風俗政清訟簡民繁土闢秩
滿民奏留
上許之在任二十九年陞濟寧知州
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改主事千性

任戶部

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當因時制宜豈得盡拘一律乎况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來滿考而遽遷之使所施者非所習事何由治稱哉自今六部官皆得久任如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

九年五月戊午

上御奉天門謂翰林侍讀學士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未必不資賢才而能獨理也秦之時張良陳

平韓信皆居隱約漢高卒用以成帝業朕初定天
下即延攬群才相與圖治皆因其器而任使之今
山林巖穴豈無超群拔衆之才欲致而用之其道
何由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善於
因能任官任官莫善於久任不遷古有是論耳
陛下行之得才之效無過此矣
上善其言
二十三年九月以福建右叅政王鈍爲浙江布政
使司左布政使後鈍以毋喪去

上徵請闕諭之曰浙江非卿不可洽衆事後勉起就
任以副倚注之懷命禮部厚加賻賵鈔懇請終制
不許在浙先後十四年四境晏然
二十四年十二月乙丑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
馮堅言九事其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
上覽之曰堅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
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才力勇怯虜之出没情
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
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又何以數易哉

二十六年三月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秩滿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紞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欣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初紞以洪武十五年爲雲南參政轉布政使至是還職後至三十一年入爲吏部尚書居雲南蓋十七年云